

父亲的烟灰缸

□林子



父亲一进屋，我就看上了他手里的那个烟灰缸。

那是一个厚重的玉石的新月形烟灰缸，看上去制作的材料有点像书上说的名贵的红温玉。我问从哪里来的，父亲说路过旧货市场在地摊上买的。

我一冲动便说出一出口就会后悔的话。

我说：“爸，把这个给我吧。”

老人的眉皱了起来，说：“你抽烟了？”

我慌忙解释说：“不，我怎么会抽烟呢？我就是看它好玩而已……呵呵，好玩儿！”

父亲狐疑地看着我，说：“上次我看报纸，说现在有些大学生不成样子，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

我说：“我知道，我们班就有这样的，还叫我学，我不想学，我不会抽烟。”

父亲满意地笑了，我也得意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边走一边暗想：好险，一时口快差点把自己暴露。

父亲嗜烟如命，家里是从来没有断过烟的，拉开抽屉全是空烟盒，地上的烟蒂怎么扫也扫不完。父亲平时随便惯了，而且在农村也没有那么多约束，抽完烟就把烟头往地上扔。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用过烟灰缸，今儿买了个这么精致的回来，真不知道是不是决心要改习惯了。

这次放假回来，我发现父亲比以前老多了。上次回来还只在两鬓星星点点呈现的白发现在已经夹杂在整个头顶了。父亲爱侃，一遇到年纪差不多的熟人就要拉到家来聊上一会。落了座，递了烟，点了火，话匣子便打开了。最近，父亲总是喜欢拿他的白头发说事儿，说：“这人吧，说老就老了，一下子的事儿。你看我这头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吧，这才几年的事儿啊。”

父亲的肺不好，一到阴天就会咳嗽，现在就更明显了，抽烟的时候会咳个不停。对此，母亲颇有微词。父亲倒也正儿八经地戒过几次，可都是没多久就又吸上了。他的理由冠冕堂皇，说没烟心里发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家里人也拿他没办法，我们也知道，烟这东西，一旦抽上了，不是说戒就能戒的。

遗憾的是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可还是过早地把烟给抽上了。先是好

奇，大一点了是看到大人们犯愁的时候就抽烟，就以为烟是能解愁的东西。高中开始学，一开始是小打小闹，偶尔抽上几口，到后来便感觉不能自拔了，戒不了了。上大学这两年，干脆就成了习惯，像大人那样，走到哪儿口袋里都装着烟。相信天下大多数男人的烟瘾就是这么染上的。然而自己毕竟还小，又是学生，抽烟的时候就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抽烟时总是偷偷摸摸的，放假回家，就彻底转为“地下”了。

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自己能干的事儿儿子就不能干，老子能抽烟喝酒，儿子就不行。这也算是中国民间的一种纲常吧。用他们的理由来解释，就是老子已经以身试药地知道这样子不行了，你当儿子的还能走老子的路？于是天下便有了很多如此滑稽的场面。老子逮到儿子抽烟了，大为震怒，训斥道：“好你个兔崽子，小小年纪，就学会抽烟了！抽烟有什么好处？早晚把你的肺熏得跟煤一样黑！”说罢，狠狠地吸一口烟，哼一声。

那一次轻易地骗过了父亲，我得意了很长时间，心想父亲真是大处谨慎小处糊涂，都已经怀疑我抽烟了，却被我几句话便搪塞过去了。作为一个有几十年烟龄的老烟民，只要过来闻闻我的口气，或者看看我食指与中指之间那段隐隐泛黄的皮肤，不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吗？而他却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我的解释，认定我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好孩子。

然而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后来发生的事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父亲的高大，和他那放虎归山却在老虎脖子上挂上铃铛的驭子之道。

短短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走之前收拾东西，当我把书、衣服和一些家乡的特产装好之后，环顾了一下四周，感觉都收拾完了。细心的母亲过来叮嘱，说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忘记的。这时候，父亲缓缓地走过来，手里拿着那个精致的新月形烟灰缸说：“把这个带上吧，都是大学生了，要讲卫生，别像我这么邋遢。我的习惯是改不了了，这个东西放在家里也是个摆设。”

母亲在旁边直嚷嚷，说：“哪有你这样当爸的，好的不知道教，倒教起儿子抽烟来了。他才多大啊，别以后跟你一个样。”

我在旁边心里发虚，小声说：“爸，我要这没用，我又不抽烟。”

父亲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个兔崽子还想瞒我？你一回，我瞧你那手就知道你抽烟了，时间还不短了。话说回来，你都二十多岁了，抽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踏入社会有根烟有什么话头，没啥不好的。男孩子抽烟有什么，带上带上。”

母亲在旁边失望地直摇头，看着这一对父子两代人之间“罪恶”的传承。我心里五味俱全。

现在父亲送我的烟灰缸就放在桌子上。奇怪的是，有了它之后我的烟瘾反而小了许多，一点起烟就会想起父亲那睿智的、深邃的目光。

我想，我是真的输给父亲了。

（压题图片为本报资料照片）

雪花一片片悄无声息地落下，入夜，已是漫天飞舞了。为了听雪，我和H君竟神经质地驾车进山去了。途中，硕大的雪片似乎知道我们的来意，多情地亲吻着车窗玻璃。23时许，我俩投宿于一个小山村。热情的山里人听了我们的来意，眼神中充满了诧异。

餐毕，已近零时，带着几分醉意，我和H君提着马灯来到一个小山凹。天与地还在借雪飞快地倾诉着心语，雪花乘着微风，打着旋儿，跳着欢快的集体舞迎接远来的朋友。山里的夜本就十分宁静，

加之雪的消息作用，越发显得静了。我俩屏气凝神聆听着“雪语”，可怎么也听不到。H君说我骗他。我告诉他要祛除杂念，俯下身，与天地雪融为一体方可。

H君将信将疑，趴在雪地上。“听到了，听到了！”H君兴奋得用极低的声音嚷着。是啊，我也听

到了，听到了雪儿那平平仄仄的韵律；听到了盛安的天籁之音。这中间有女人的低吟——如邓氏湘妹的绵甜；有男人的高歌——似帕瓦罗蒂般高亢。

借着马灯的光，我看到雪花一片片缓缓落下。它们一片片，一层层，不拥不挤，不争不抢，不分

尊卑；你挨着我，我偎着你；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倾诉、歌唱、拥抱、亲吻，晶莹剔透，蜜意融融。我忘情地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一下，一股清润霎时溶进血液，沁人心脾。这些可爱可敬的天使啊，你们可知道，我多想变成一片雪花，和你们一起尽情飞舞在天涯。

□山阳人



没有春色绚丽多情也少了夏虫的低鸣着一色秋风的静美在季节流动的风中轻嗅空气的冰冷静谧地感受着那份冬的寂寞与深情像慢地翻阅一本岁月的画册寻找一处风景属于自己的风景

冬恋
□侯拥华

这颗心飞起来，像海鸥衔着记忆，飞过安宁的海洋。

我们倾听入睡的星群绵长呼吸，藏起忧伤静静微笑。你浓密的长发像风，在我的指缝间缓缓滑过。

就这样告别了吗？我们如此绝望地沉默。就这样告别了吗？我仿佛置身干渴的沙丘，因饥饿而战栗，因无梦而悲歌。

狂澜何等澎湃，将越过时空把我湮灭。这难言的呜咽，要击打嶙峋危石，在世界面前摔得粉身碎骨……这颗心，飞起来像海鸥，在愤怒的大海上空茫然舞蹈，张开疼痛的翅膀，幻想远方飘来谁洁白的身体

冷月

□天香

月不停地在星群中穿行，同时使它们逐一消失。爱则如不可捕捉的闪电敲打着那月，使冰冷的天空不时闪耀青春的光辉。

就这样静坐一夜，看天空云幻烟

苍，看黎明与大地热情拥吻，轻轻一叹淌下热泪两行。苦楚的笑容终于渐渐变成灵魂的独白。

就这样告别了。终于，我们还是只能远离奇迹。伤心的月色倾诉着一个又一个伤心的传说，一次次湿透海鸥的翅膀。而记忆，像遍野的青草，在不停地生长……

鲁智深的编制

□雷长风

由于梁山泊干部超编，财政吃紧，鲁智深从二龙山调到山寨之后，一直没有解决行政编制问题。看着那些吃皇粮的在编人员一个个官运亨通，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日子，鲁智深心里总觉得委屈。

在梁山泊领导班子中，鲁智深与林冲关系最铁。他找到林冲说：“兄弟你升了官，怎么把哥哥忘了？”林冲说：“哥哥有所不知，兄弟虽说坐第四把交椅，其实是聋子的耳朵。宋头领在班子里是一把手，批指标是一杆笔，任免干部是一言堂，重大决策是一巴掌。

他刚签发了红头文件，要压缩编制，我再说还有啥意义？”鲁智深腾地一下跳起来吼道：“唐牛儿是郓城街上的一个帮闲，竟平步青云当上了清风镇镇长；白日鼠白胜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一步登天出任桃花乡乡长。酒家就不明白，他们哪来的编制？”林冲赶紧捂住他的嘴，悄声道：“哥哥，这话可说不得。宋江在郓城当押司时，那唐牛儿对他有救命之恩；白胜与吴用智取生辰纲，曾经生死患难。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宋江、吴用。”鲁智深一听又要发作，林冲把他按到椅子上说：“发脾气没用，我送你六个字‘诸事皆需变通’。”

出了林冲的办公室，鲁智深给老搭档武松打了个电话，约他在孙二娘的酒店见面。二人到了酒店，鲁智深把林冲的原话

给武松说了一遍，问武松如何变通。武松一听笑了，说：“‘变’就是‘跑’，‘通’就是‘送’。哥哥想搞个编制，最少也得花上三五万两银子。”鲁智深说：“酒家温饱还没解决，哪来的银子！真把酒家惹急了，俺挥动禅杖打他个乱七八糟！”

在一旁听了半晌的孙二娘急忙插话：“兄弟鲁莽不得，嫂嫂有一计管叫你荣华富贵。要想见效，投其所好。如今吴用管着编制，此人专好猎艳，恰巧这几日东京色艺双绝的女演员白秀英正在我店住宿，我使些银子说通她，再托人把吴用请来。那靓女的魔鬼身材定叫吴头领意乱情迷……”

一周后，梁山泊压缩编制办公室挂牌成立，鲁智深出任“压编办”主任。鲁主任的就职演说酒家酒家短讲得神采飞扬，赢得了阵阵掌声。

五味子

